

纽约时报一百年

(1851-1951)

MEYER BERGER

新闻天地社

G219.712
801



黃振輝先生

140578

港台書室

梅耶·柏格原著
何毓衡譯

紐約時報壹百年

(一八五一年—一九五一年)

(A75)

新聞天地印行



90095409



為紀念新聞天地創刊廿週年印行

"TO GIVE THE NEWS IMPARTIALLY
WITHOUT FEAR OR FAVOR.
REGARDLESS OF ANY PARTY,
SECT OR INTEREST INVOLVED"



紐約時報信條

不懼不偏，無黨無派，不論地區或利害，公正無私報導新聞。

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五年，紐約時報發行人亞道夫·奧克士的雕像。此雕像由西西里名家米塞蘭基羅所塑，現陳列於時報社進門接待室（故事見本書第三十三章）

原書圖片

卜少夫序

我研究新聞學 (Journalism)，我從明治大學新聞系出身，我服務於新聞界三十餘年以來，從未放棄關於新聞學方面的興趣。曾經主編過幾種報學期刊，也曾經寫過一本「戰地記者講話」，又曾經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研究班新聞系（重慶·抗戰後期），復旦大學新聞系，中國新聞專科學校新聞系（上海·勝利後），以及聯合書院新聞系（香港·撤退大陸後）擔任過教職，對於這方面的淵源，幾與我一生的工作分不開。

新聞天地社播遷到香港繼續出版這十五年中，雖然處境相當艱苦，也出版了一本「中國報業小史」，因為我認為在近代的各科學術著作中，新聞學方面的出版物最顯得貧乏，我們現在所能在書肆中搜購得到的中文新聞學的專書，恐怕不會超過十種以上。這現象凡是供職於新聞界，包括大學新聞系的人，都應該負上一分責任。

一九六三年春末，我旅行台北，新聞天地社駐台灣代表歐陽醇兄，拿美國名記者梅耶·柏格 (Meyer Berger 1898-1959) 的「紐約時報一百年 (一八五一—一九五一)」這本名著給我，他說，他在美國新聞處圖書部借來的，他已讀了大半，他說最好由「新天」先來譯載，以後再印行專書。歐陽冠玉兄是個篤學力行，負責而熱情充沛的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學的愛好近於瘋狂。他極力推荐這本書，我是能理解的。當時我確有一點躊躇：第一，像這樣一本近六十萬言的歷史故事，在「新天」上長期連載，讀者是否不感厭倦，實是問題。第二，將來出版專書，「新天」的財力是

否能負擔得起這筆支出，也是問題。人所共知，在自由世界這個範圍內，讀書界支持出版界的程度，相當令人沮喪的，尤其是這本近於專門的著作，它的銷行量誰也沒有把握。可是我和冠玉兄有同樣的偏愛，最後還是照他的建議一一付諸實施。

當時我們第一步是徵求紐約時報主事人的同意：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一日我發出一信致該報董事長沙茲貝克，四月十二日該報業務經理魏伊特函復同意，並附有該報社長兼發行人屈福士的賀詞。以上各函件茲特附錄如下。

一、致紐約時報董事長沙茲貝克函：

『沙茲貝克先生：

貴報出版之「The 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1851—1951」一書，其內容不僅可使世人明瞭貴報之艱苦奮鬥過程，且可供從事新聞工作者之參考，為現代文化史之一極重要文獻。本社創立已十有九年，除每週發行「新聞天地」週刊外，並出版其它很多極有價值之書籍，今擬翻譯貴報出版之上述一書，以中文本應市，俾供中文讀者獲有閱讀此一輝煌巨著，尚祈以中文翻譯權賜贈本社。

其次，該書係因本社駐台代表在台北美國圖書館臨時借得，坊間並無出售，故擬請貴報能否賜寄一冊，倘需付書費及航郵費，請即通知，決如數匯付。

再該書所敘述者為至一九五一年止，自一九五一年至目前，亦已有十年以上，倘此十年間有所補充，亦希將該項資料賜下，俾可成一完璧。原作者 Mayer Berger 先生，無論見解與文筆，均使

人敬佩，若能由
伊為本書中文版
寫一序言，則尤
為增光也。Mr
Adolph S. Ochs
及有關貴報照片
，亦希能充分供
給，俾可選擇採
用。

！
謹此仰懇，
佇候賜復，是幸

新聞天地社
發行人兼主編人
卜少夫啓

二、紐約時

The New York Times
Times Square

April 12, 1963

• Ivan Veit
Publisher

Dear Mr. Pok:

We are happy to give you permission to reprint The 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in the Newsdom Weekly. We are enclosing a copy of the book and an invoice for the price of the book. Also enclosed are pictures of Mr. Och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operation.


Since 1951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changes in the chief personnel at The Times. Mr. Orvil E. Dryfoos is President and Publisher of The Times, and Mr. Arthur Hays Sulzberger is now Chairman of the Board. Turner Catledge became Managing Editor in 1951 and James Reston chief of the Washington Bureau in 1953. John B. Oakes was appointed Editor of the Editorial Page in 1962.

The New York Times is constructing a new printing plant in New York City which is now being used to print part of the Sunday paper.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has been halted on three occasions since 1951 by strikes against the paper.

In 1960 The New York Times began publica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Edition in Paris. Since 1962, the Western Edit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has been printed daily in California. Use of teletype tape and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print these e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Times is printed in New York.

Attached is a brief greeting from Mr. Dryfoos which you might wish to use to precede the first article. Meyer Berger, who wrote "The 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died some time ago.

Sincerely,


Ivan Veit

Mr. Shau-Fu, Pok
Publisher & Editor of The Newsdom Weekly
26, Des Voeux Road, C
Hong Kong

**These are being sent First-class surface mail.

報業務經理魏伊特復函：

『少夫先生台鑒：

新聞天地譯印「紐約時報一百年」一書，時報同人至感快慰，敬表認可。謹將該書一冊及發票，連同奧克士先生遺像與有關紐約時報社工作照片，一併寄奉。

溯自一九五一年以還，時報在重要人事方面曾有若干變動。屈福士 (Orvil H. Dryfoos) 為現出時報社社長及發行人，沙茲貝克 (Arthur Hays Sulzberger) 為董事長。凱特里奇 (Turner Catledge) 於一九五一年陞任編輯主任，一九五三年賴士敦 (James Reston) 亦陞為華盛頓分社主任。去歲 (一九六二) 阿克士 (John B. Oakes) 被任命為社論版編輯。

紐約時報正於紐約市營建新式印刷廠一所，現已使用印刷部份星期日報。而自一九五一年起，由於報業罷工影響，紐約時報曾停刊三次。

一九六〇年紐約時報開始於巴黎發行國際版。一九六二年以來，紐約時報之西部版，由於採用電報打字機以及電子傳真之設備，故該版之排印，可與紐約版同時於加利福尼亞州按日印行。

茲隨函附陳屈福士先生對貴社譯印「紐約時報一百年」所致賀詞，惟「紐約時報一百年」作者梅耶·柏格則不幸於不久前去世。專此敬覆。並頌
撰安

紐約時報業務經理魏伊特謹上

三、紐約時報社社長兼發行人屈福士賀詞：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紐約時報社

『新聞天地社決定譯印「紐約時報一百年」一書，時報同人自感喜悅。時報雖為紐約報紙，但其新聞及行銷之範圍均普及全球。對海外友人及讀者亦向極重視。欣逢盛舉，謹向「新聞天地」讀者諸君佈致賀忱。』

紐約時報同意了，第二步是物色繙譯人，我們非常榮幸請到了何毓衡先生擔任本書的繙譯工作。何先生已繙譯過不少世界名著，稱譽於出版界，他不僅譯筆流暢，而且工作認真，一絲不苟。他今年五月間去美出席海洋歷史協會講習會時，被紐約時報社邀請特地訪問該報，就本書內容詳為諮詢，並徵索了多幅珍貴圖片。我們感謝他於職務之餘，百忙中一口氣將本書譯出，尤感謝他從開始在「新天」連載直到本書出版這一期間的與我們充分合作。何先生是一位海軍現役軍官，却對於新聞事業有如此濃厚興趣，樂於繙譯這本書，並發生高度的愛好，雖說這是本書故事動人

Greeting from Orvil E. Dryfoos, President & Publisher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N. Y.

"It is a privilege to extend greetings to the readers of Newsdom. The decision of the editors of Newsdom to print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is naturally gratifying to us. While The Times is a New York newspaper, both our coverage of the news and our circulation are world-wide. We value our friends and readers overseas highly."

，也可見何先生熱情於廣泛之涉獵。

「新天」從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四日第七九四期開始刊載，於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日第八六九期全篇刊畢，無數讀者來函詢問，專書何時應市，讀者的關切，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一面請譯者重新校正已發表的譯稿，一面發交印刷所趕排。所以才能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公諸於世。

五十四年元月二十日是「新聞天地」創刊整整二十週年紀念，我們趕着印出本書，也有用它來紀念我們二十年來艱苦經營的意思。「新聞天地」的歷史不敢與紐約時報比擬，但其慘淡過程，或尤甚於紐約時報，然而我們感到慚愧的，紐約時報已成為美國新聞事業中之翹楚，輿論之領導，具巨大規模，擁雄厚資產，「新聞天地」仍在煎熬中邁進，堅毅地持續其對國家對文化的信念。

我們譯印本書，用以紀念新天廿年，固然感慨萬千，但也有自信：在空間上，如果我們反攻成功，回到大陸；在時間上，如果再假以八十年；「新聞天地」在規模方面相信當可與紐約時報並稱於世。

最後讓我們感謝紐約時報的主持人將中文版譯印版權給與我們，感謝歐陽冠玉兄的建議，感謝何毓衡先生的忠勤繙譯工作，更感謝為本書設計封面的廖未林先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臺北

作者梅耶·柏格生平

紐約時報社供給
何毓衡譯

梅耶·柏格是獲得普立茲獎金的名記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一八九八年九月一日，誕生於紐約市下城東區貧民區中，一九五九年二月，紐約大學醫院逝世，享年六十。

麥克 (Mike) 紐約新聞界對他親暱之稱。·柏格算得當代偉大的記者之一。

他專長於人性的描寫，特別是對哀痛感人的人間疾苦的報導，至少在紐約市是無出其右的。他對盲童、傷殘殘民，老而無依孤寡的新聞及專欄，堪稱是新聞學典範作品。然而他也能寫出幽默小品，那些紐約市所發上掘怪癖的老人在他筆下，椰榆怪誕却無損於任何人，而都博得每個讀者一笑。

他是一個大新聞報導的聖手，凡是那些動人及偉大的場面——大遊行、日月蝕、殺人狂及謀殺案的審訊、鐵道撞車、銀行搶劫、擁擠人群中的大爆炸、或是平地一聲雷破除夏日暑熱——有他生華之筆，莫不生動扣人心弦。

他不獨報導大新聞有聲有色，就是那為常人忽視的細微末節，像動物園中花豹爪甲受傷，贈送一支絃琴與無家可歸的樂者，夢想家鄉小城單調生活的海外征人，有了他的潤飾，等於經過了點金魔法，一觸而成無價之寶。

本質上，柏格先生是個非常謙虛的幕後人物。他坐在時報巨大採訪部辦公室內，常為那些對他敬愛的同事，和不停的電話，穿流不息的訪客們所打擾。叩門求見的有銀行家、警察、苦力、小偷、九流三教人等無所不有。梅耶·柏格不管如何忙碌，是決不拒見或打發任何人的。

他的脾氣溫和、害羞、文雅，對任何人都友善，甚至在胃疾發作和截稿時限所迫之際，也從不動肝火。他更從來不誤截稿時限。他具有速記和快速打字之技能。故由他那具打字機構成的生動而富於情感的佳作，每小時在二千字左右。

梅耶·柏格出身微寒，兄弟姊妹共十一人，父親係來自捷克移民，以裁縫爲業。母親則開一糖果店。八歲起他就開始賣報。高中只讀了一年，因家境貧寒而被迫輟學。

年青的梅耶·柏格，初進報界時是在老世界報中作信差，週薪一元五角。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本有意從戎報國，終因視力不濟而被拒。

後來有的傳說，他背熟了視力檢查表上的符號而通過了體檢；但也有傳說他從參加樂隊而進入軍隊。不論那一種傳說是正確的，後來他在二十七師第一零六步兵群當了一名士官而赴歐參戰。兩年以後退役還鄉，軍旅生涯中他獲得了銀星及紫心勳章。

柏格先生成了世界報布洛克林區警聞記者，而後又是老標準新聞社 (Standard News Association) 第一把交椅的新聞改寫能手。當紐約時報開布洛克林及昆市新聞專欄，柏格先生即被聘成爲時報新聞改寫負責人。日後他也成了該報主要新聞及一般新聞的訪員。

他一生除了一九三七—三八年的一年間，外聘至紐約客雜誌撰稿之外，可說都是致力於紐約時報，他在紐約時報第一個吸引讀者的專訪，是對布洛克林碼頭工人間一連串謀殺案的報導。其次是禁酒令實施期間，因私酒釀造販運而生的許多審判時的槍殺暴行的採訪。

他那揭發芝加哥逃稅案大審的十六篇報導，被提名候選一九三二年普立茲新聞獎金。柏格先生所採訪的偉大新聞之一是一九四〇年，報導布洛克林暴徒雷里士 (Abe Reles) 之死。他站在雷里士墜落的半月旅舍窗口，描述死者當時所看、所聞、所感受的一切。這篇文章就像柏格先生所有的散文一樣，讀起來一點沒有文藝的氣氛，但却有文藝的實質。

柏格先生在一九四七年對二次世界大戰由歐洲運返美國第一批陣亡戰士遺體的報導，那簡直算得上是新聞文學的絕作。起首簡明：「從歐洲運返的第一批美國戰死烈士遺體，已於昨日抵達國門。」由這樣一個單刀直入的筆法

，引出了他詳盡細緻的觀察。

「當康維里號運輸艦艙中載運六千二百四十八付棺木，隨着晨間潮汐進港時，整個海港浸沉在安息日靜寂的氣氛中。」

接下去他描述一位無名英雄靈柩發引途中情形：

「漫長的執拂行列，在五馬路大道上行進之際，群眾亦在人行道上跟隨。有的人任淚珠串落，有些人抹去了淚痕，有些人在靈車滾過時在胸前劃着十字。市政大樓上響起的鐘聲，盪漾在送葬行列的上空。高樓夾成的五馬路上，一支銅號隊樂奏着『前進吧基督的士兵們！』」

「執拂的人是哀傷的。在騎警之後，是西點軍校學生，與一營海軍官校學生。第八十二空降師士兵的長統皮靴，踏着沉重步伐，他們的鋼盔反射着閃閃陽光。送葬的行列裏有海軍陸戰隊、水兵、海軍婦女輔助隊、海岸巡防隊婦女後備隊，及空軍婦女輔助隊，隨着鼓聲朝城中山丘蜿蜒行進。」

當隊伍抵達中央公園時，柏格先生寫道：

「當那位無名英雄棺木經過一位清道夫身邊時，這街小個子的掃街人左手直握着掃帚而舉起右手敬禮。沒有一個人笑他，人們以悲痛的瞭解來注視這位清道夫，同時全都俯首默哀。」

他繼續又寫中央公園內的情景：

「鴉雀無聲之中，喬福特樂隊奏出葬歌，如泣如訴的聲音，在微熱的空氣中播盪。樂隊與傘兵所組的護靈儀隊，以令人心碎的緩慢禮步走入草地。站立在草地上的每個人，都流下淚來，而婦女們竟泣不成聲。」

「前排坐位上，一位婦人站了起來，伸出她的雙手，尖聲呼叫着『強尼』的名字。葬歌抑揚，在那拍節間的靜寂中，又聽到那位婦人呼號：『那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她身旁的另一位婦女，用安慰的手抱住了她的肩頭。」

柏格先生因報導新澤西州一個瘋狂了的退役軍人，無端槍殺十三人的新聞，而獲得了一九五〇年普立茲新聞獎。他花了六小時的光陰，一步一步沿着瘋人走過的路徑追尋，訪問此慘案許多目擊人。然後，在兩小時半之內走筆而寫成四千字的新聞稿，報社一筆不改地都登上了第一版。

只有兩三個知交知道，柏格先生把因本文所獲的一千元獎金，轉送了這位年方二十八歲兇手霍華德·尤魯的母親。

一九三九年他所寫的紐約世界博覽會零爪專欄輕鬆娛人，在時報尚是首創之舉。這些短文加上了他日後所選的作品，出了一本以「八百萬」(The Eight Million) 為名的專集。

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開始，每週三次他主寫「關於紐約」，這個掌故與人間哀樂構成的專欄，到一九四〇年會一度中止，但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三日再行繼續。

在柏格先生心中，紐約市不單是一個人們集居的地理上一個彈丸之地。他愛那個城市。他永不疲倦地觀察和研究的戲劇性，以及在那熙熙攘攘地下鐵道，及高樓大廈中人類善惡永無休止的千變萬化。

經過了兩年辛勤的工作，柏格先生於一九五一年寫成了紐約時報第一個百年的歷史，這個巨著以「紐約時報一百年，一八五一—一九五一」為名出版問世。它雖然是時報的一部正式記錄，但是它是在柏格先生擅長寫軼事奇聞的手法下，把這一百年貢獻於時報的每個人的故事串連成書，而不是歷史家在治史。「紐約時報一百年」出版之後，新聞界視為寶典頓時洛陽紙貴。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一日，時報同人、報界同業、讀者們聚集在柏格先生墓前，向這位畢身致力新聞的記者告別。法蘭克·亞當斯曾寫下告別辭。在結語中他說：

「採訪部的歡樂，已隨着柔和近人的麥克·柏格逝世而消失。他毫不自私，所接受艱巨採訪的任務，比任何人

爲多。他仁慈友善對於女佣人、司電梯者、苦力、抄寫童、甚至陌生人所施恩惠，比任何人想像要多。他頭皮，常說些狂野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博得記者同人一笑。但也怪，這些故事到頭來大多變成事實。他具有耐性，有時因胃疾發作痛苦地俯身案牘，但却從無怨言。他是報界的翹楚，遇着在截稿的槍尖下，逼出大新聞時那種快慰，真難以比擬。麥克·柏格，你堪稱最佳報人，採訪部最受愛戴的同事，竟離我們而去。因之我們前來向你告別，珍重，再見。我們將再見不到你這種人。」

譯者何毓衡言

壹貳

當「紐約時報一百年，一八五一—一九五一」中文版上機待印時，我的心情真如釋重負。也預期這冊六十萬餘言巨著呈獻在廣大讀者面前，我將會如何愉快和自慰。從去年三月初我接過原書，到它變成一大疊中文初校稿為止，時間上整整有十個月。而原書和譯稿也伴了我來回跑了半個地球，得緣被邀參觀紐約時報社，打擾和求教了許許多多的朋友。畢竟這一切時間與精力的耗費，夜半伏案的苦樂，換得了一個成果。因為它是一個傑出記者所作的一個偉大的報導。一個善寫軼事傳聞的作家所敘述的一個漫長而動人的史話。對於辦報和讀報的先生女仕們，它將是一個智識性與趣味性兼備的讀物；一本作人處事可資典範的傳記；更是一個企業組合尤其是報業如何得以成功的藍本。

一九五一年是紐約時報發行的第一百個週年，該報為慶祝其百年成就，由終身獻力於該報的梅耶·柏格寫了這部巨著。但這不是一本歌功頌德的祝壽文章，它是一張報紙成功的記錄，也是在本書的一百年間造成並影響當代歷史頭條新聞後面的故事。

在閱讀及繙譯原書之時，我彷彿置身在怒吼的印報機旁，徘徊在忙碌的編輯部裡，眼見這個世紀中一件件大事發生、採訪、編撰、排版、印刷、叫賣。柏格先生領着我從那個有窗框無玻璃的時報創業簡陋危樓，經過了艱苦掙扎的歲月，最後停在一個執報業牛耳及前程似錦的境地。他介紹是誰以滿懷勇氣與毅力創辦了紐約時報，是誰含辛茹苦地中興它；是誰又使它從一個家庭事業轉入了企業的組合；是誰奔向海角天涯採來了人類努力的珍貴果實；又是誰把這些果實送給世人共嗜和流傳永遠。

時報的努力和成就就是具體的，除了資本的擴充，財產設備增加等物質成果之外，在精神上，時報一九一八至一

九五一年的三十三年中，得過二十四次普立茲新聞獎金或獎狀，其間包括三次團體獎。由於該報發行數字逾四千萬份，行銷遍全球每一角落，故其新聞與社論所具的影響力，世界上沒有那一家別的報紙可與匹敵的。

一百年，在人類永恆歷史中，是丈量時間的一個最大單位——世紀。若是對某一個人，是生命難獲的奢侈；即算到達那人瑞之年，也祇是徒具面臨風燭殘年的傷感。即以曾致函祝賀本書繙譯的屈福士社長為例，已在去年六月初逝世，其職務由老沙茲柏格的唯一兒子亞瑟·奧克士·沙茲柏格繼任。若一個事業能有百年的歷史，那應該是越過坎坷的起點而步上康莊的坦途。「紐約時報一百年」便是替這樣一個成功的事業留下了一個存證。

在本書敘述的一百年中，時報的社論何止十萬篇，但它只選用了一篇，則是全書中唯一的一字不漏照登的原文，專載於書末的附錄中。它對中國人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社論的題目為：「一種生活的方式」時間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它闡明了美國人，也是正直世人所具有的那種正義感。開端就直接了當地表明，「對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美國民意是公開且壓倒性地支持中華民國……」。

第二段的起首，圖面又重複：

「中華民國為求生存起而對抗日本的侵略，美國人民忠誠的情操即已形之於外，……我們珍視着與中國人民長久非凡的友誼。我們對日本人殘酷的暴行深感憤怒……」

「……美國的銀行或實業家，如果有誰敢冒大不韙，圖使美國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領土，從事任何資源開發計劃，那他們將發覺，全美國的民意會一致對之反對及指責。」

這篇社論貴在它沒有時間性，特別是在今日世界面臨再一次的戰爭威脅。自由與暴虐，民主與共產的敵對。冷戰、有限度戰爭、核子武器、太空競賽，把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人人自危的悲觀氣氛裡。但是，紐約時報公正的立場和正義嚴辭的輿論，給予了我們一個信念：儘管這個世界上充滿了邪惡及邪惡不斷存在，但是真理仍沒有泯滅。善